

为了让母亲体验一把欣喜与新奇的感觉,在2016年母亲节那天,我用“慢递”的形式给母亲寄出了一份礼物。初始设定的时间为一年。后来经哥哥提议,改为两年。时间一晃就过去了,收件的日子也到了。

节日的上午,兄弟姐妹陆续来到了母亲的身边,像往常一样各自准备午饭的菜肴。母亲节是5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天,母亲只当是常规的礼拜天聚会。直至中午时分,她才从电视新闻中得知,依稀看出母亲好像有些失落,她也许纳闷,不明白今儿大家为啥避而不谈母亲节?

其实,这是我们商量好的,想给老人家一点不一样的感觉。前一天,“慢递”工作人员已与我联系,约好是午后2点左右。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,说实在的,我内心还真有些紧张,生怕途中会出什么差池。一点多钟,我的手机响了起来,传来了一位小哥的亲切声音,他说“慢递”来了,与我仔细核对了地址姓名后,表示半小时左右便可送达。

电话挂断后,我有些激动,悄悄与姐妹们相互告知了一下。在这半个小

时里,我看了三次手表。曾经收过无数次的快递,对于接收“慢递”的新鲜事儿,确实还是头一遭。

门铃响了,小哥手提一只金色的盒子,正中系着一只大红的蝴蝶结。右手的手腕上还勾着两只气球,气球的上面印着“母亲节快乐”五个大字。原本是在楼道旁完成交接签收的,但因为收件人是母亲的名字,再说我们的初心也就是为了哄母亲开心,于是,一面示意请小哥进门,一面由他高声叫着母亲的名字,让母亲当面签收。起先母亲还有些懵懵懂懂的,嘴里在不停地嚷嚷:噢!怎么我会

有邮包啊?别搞错哦!“慢递”小哥对着母亲说:老婆婆,放心吧,是你的礼物,祝您母亲节快乐!母亲一眼瞅见了气球上的大字,高兴得笑逐颜开。

母亲开心,我们也跟着开心!哥哥神秘兮兮地怂恿母亲快打开看看。母亲用略微颤抖的右手,轻轻地解开了那只大红蝴蝶结,里面是一副米色的羊毛手套和一只心形的五彩绒线球,还有一个大红的信封。这可不是一般的“利是封”哦,里面是我们兄妹四个写给母亲的一封信。

母亲年轻时是一个手

大楼里几位喜欢到小区附近的夜公园活动的邻居,这几天晚饭后窝在家里不出去了。一

打听,原来是夜公园没人管门,发生的几件烦心事让他们缺乏安全感,不敢去了。

老潘说,夜公园里居然出现小贩,甚至卖锡箔的都拉着小车四处转悠吆喝;吴阿婆说,规定自行车禁止入园,偏偏有家长让孩子骑着共享单车在灯光幽暗的小道上练车技,险象环生,被撞倒了怎么办?而去年才退休的小林至今还心有余悸,她是广场舞的“达人”,前两天,一条披着长毛的宠物犬闯入“舞池”,被专注着跳舞、顾不了脚下的舞伴踩到了尾巴,吓得一边狂吠一边乱窜,狗主人手里牵得紧紧的绳子成了“绊马索”,场子里乱作一团,跌得人仰马翻,幸好没有造成伤害,否则,一场官司在所难免。

本市有关部门对夜公园的开放是有明文规定的,宠物、小贩和残疾人用车之外的车辆都禁止入园,怎么会产生此等乱象呢?

原来,这家小公园受用工成本所困,开始时没设夜间门卫,只是由保洁人员等晚上9点后帮忙锁锁门;后来,临时聘用了一位外来务工者客串门卫,此君常

工业劳动者,从事的就是手套行业,曾经缝制过成千上万副手套,所以这是她再熟悉不过的物品,我想这一定也是母亲心仪并会产生感觉的东西。

在哥哥的提议下,由我模仿电视节目《朗读者》,来一个母亲节的现场秀——亲爱的妈妈:在经过了730天的等待后,终于等来了由您亲自打开“慢递”的这一天。回想您年轻时,为了我们能健康快乐地成长,您分担了抚养家庭的重担,那段过去的艰苦岁月和您每晚坐在灯下辛苦劳作的身影,恍如就在眼前。送给您的虽然是一副普通的手套,但是,它对您和我们来说,都有着特殊的意义。心形的绒线球,则象征着您和我的子女,好比这密密层层



吴哥遗梦

归仪明 摄

管好夜公园的门

吕 庆

人无人之境了。

应该说,开放夜公园,既是市民文化体育精神生活的需要,也是城市文明程度的体现,园方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好这个“窗口”的形象。管好大门难吗?我的一位同学在一家小公园的管理层工作,他们从“创新”中悟出思路,把门“管”得很

有腔调:因为人手少,他们发动跳广场舞里热心公益的大妈大伯,组成数支小规模

的“志愿者”队伍,跳半个小时后,谁累了谁退场到公园门口“透透气”,那里有园方配好的靠背椅、茶水、蒲扇以及花露水等夏日用品,边休息、边聊天、边补水的同时,顺带着“管”门。一般晚上进园活动的大都是附近小区的居民,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,碰到有违规进园的,耐心解释,基本上都能听从劝告。这样做,还真收到了不错的效果。

当然了,志愿者的“义举”不能成为园方的“福气”,毕竟,让市民们在安全、舒适的夜公园里充分享受幸福感、获得感,是政府惠民工程的目的,如此看来,管好夜公园的门,可不是一般的小事。



的线球一样紧密缠绕。感恩母亲!

此时,虽然没有朗读者,没有高端的录音设备,但我知道自己是在用心朗读……母亲的双眼泛着幸福的泪花,喃喃低语:怪不得今天都不吭声,原来是你们两年前就给我准备了这么特殊的礼物,让妈真是好感动哦!

望着眼前这份熟悉的“慢递”,我有些感慨。它兜兜转转地带去了我们两年的时光,同时,也给了我们全家两年里一份美好的念想。母亲说,这是她过得最难忘最有意义的母亲节,我们做子女所花的一番心

思也值了!随后,我还告诉母亲一些有关“慢递”的故事和意义。慢递,是让某种物件在时间的回廊里,根据人们自己的意愿,让它静静地放置一段时间,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慢。它可以带给自己最亲最爱的人,一种不一般的喜悦或跨越时空的体验,母亲连连点头称是。

我们一起又拟定了下一次的“慢递”计划,并且告知母亲,这将会是一份超级神秘礼物。希望母亲健康康地,每天可以在快乐幸福的期盼中——等待下一个“慢递”的到来。

大庆的让胡路不是一条路,就像上海的宝山不是一座山。让胡路是大庆西部的一个行政中心,它的北边是1973年开发建设的喇嘛甸油田,那里油井、泵站星罗棋布,统属采油六部管理。

1978年7月20日,恢复高考后第一次全国统考的第一天。早晨7点50分,一辆解放卡车从喇嘛甸油田方向开来,朝让胡路火车站西面的道口驶去。无遮无拦的车厢里站着十几个人,他们是采油六部参加高考的考生,我也在其中。还有十分钟考试就要开始,车却还在路上,我心里开始暗暗着急。

怕什么来什么!就在卡车猛轰油门上坡准备通过道口时,铁道管理员一声哨响,栏杆刷地放了下来。一个急刹车,大家在车上翘起得东倒西歪,我书包里的饭盒也差点掉了出来。

今天一大早,我们带着干粮、水壶,从散布在油田各处的采油队、联合泵站出发,迎着朝霞,沿着油田的土路,在7点之前赶到采油六部,等候教育科送我们去考场的卡车。考生们都

是上海、浙江知青,几年前陆续从大兴安岭等处调到大庆油田,年龄最大已经30,最小如我也24了。这次高考对我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!可是“急病人遇见慢郎中”,我们心目中的国家抡才大典,在司机看来只是一次普通的出车。十几公里的路程,大家都想早点发车,司机却老说“赶趟”,快7点半了才开车上路。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寸,偏偏就在最后一刻被拦在了铁道口!

一两分钟后,铁轨上开来了一列长长的油罐车。车头经过道口进入车站后,不知什么缘故,越开越慢,最后竟把身子横在道口,不动了!一个考生情急之下拍打驾驶室车窗,想让司机设法绕行,但整个让胡路地区就这一个铁道口,大家只能干等!

回想去年10月21日,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,一下子点燃了知青重回校园读书的希望之火。那时我在一个联合泵站当文书,每天杂事不断,两个月后就要考试,实在有点仓促,只好抓紧复习,以待来年。所幸身边有两个复习的伙伴,志同道合,得以分享课本资料,交流复习心得。有时在食堂排队买饭的间隙,我们也会拿出一道数学题,凑在一起讨论演算。今年4月6日,全国统一高考的时间公布。4月22日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短评:“要注意听取广大青年的意见和要求,给他们一定的时间复习功课。”我拿着这张报纸对领导说,上次没考,这次一定要给时间复习。领导也很痛快:复习可以,但工作不能停摆!我的住处既是宿舍又是办公室,人多事杂,工作和复习只能两头兼顾。直到最后两个星期,我另找住处,才把平时零敲碎打学的知识梳理了一遍。

往事在脑海里一幕幕闪过,眼前的油罐车仍一动不动。再次看表,已经8点,遥想考场这时应该已经开始发试卷了吧!天热,加上心急,一些人的额头上冒出了汗珠。一个考生实在沉不住气,要下车翻越铁道跑去考场,被大家劝阻,因为考场的具体方位谁也说不清。另一个考生大声说:“让考场给我们考B卷!”众人又是一阵热议。正在这时,“咣当”一声,列车启动了!大家顿时静了下来,耐心地望着油罐车一节一节驶过。它越开越快,迅速驶离了让胡路道口,活像一个小孩子闯了祸后赶紧跑开……

栏杆终于抬起来了!那一刹那,我们的心情有如罪人遇到大赦、行人走出隧道!经此一堵,司机也慌了,驾车一路狂奔,总算在考场关闭前把我们送到。监考老师见这么晚了还来了这么多考生,既吃惊又替我们着急,马上将大家引导到各个教室。

中午铃声一响,我们和其他考生同时交了试卷。同伴中有的就因为少了这十几分钟,一些题没答完,难过得差点落泪。

第二天,教育科改派一位老司机,早早把我们送到考场。有个考生开玩笑说:“车上拉的都是文曲星啊,谁还敢怠慢?”

两个月后,我和复习伙伴甘阳及洪兴,先后都收到了录取通知。是年,全国共有610万人报考,录取40.15

万;黑龙江参加过初试,6.29万人参加复试,录取1.069万人;大庆市共录取52人,含那天被堵的8人。我们三个复习伙伴,后来又先后考取了北大、复旦的研究生。毕业后我当了研究员,甘阳和洪兴则成了学者和教授,致力于赓续中国文化。

2017年夏天,我又来到让胡路。火车站已改名为“大庆西”,还通了高铁。从车站出来,跨越铁路的是一座高大雄伟的立交桥,南来北往的车辆畅通无阻。想起当年被困在这里的经历,感觉那不过是老天爷为了让我们凑够九九八十一难,临时增加的一个恶作剧!

黄辣丁的另一面

霍建明

拜读近日“夜光杯”《舌尖上的黄辣丁》,觉得描写细腻、真实。黄辣丁无论是红烧还是烧汤,其细嫩的白肉确实“放入嘴里即化,满口生香”。

可辩证地看待黄辣丁,它的另一面也令人不寒而栗。严格意义上说,黄辣丁的丁似应为“钉”,正因为它身上长有几厘米长的“钉子”,黄辣丁才有其大名。这种无鳞淡水鱼身上的“钉”,锥尖朝上、尖锐无比,用快剪刀也需用劲才能剪断。

安徽潜山县民间文艺家协会张主席家住县城雪湖之畔,他听当地一位打渔的老人说,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年轻人在湖中钓到一条黄辣丁,因取鱼时不小心被锥了一下,结果手被锥肿、后来溃烂导致感染死亡了。都说“青竹蛇儿口,黄蜂尾上针”厉害,这黄辣丁的硬刺也非同小可。他心有余悸地说:“我钓到黄辣丁,每次都非常重视,处理时先用鞋踩住,然后用剪刀剪断锥尖,再放入鱼篓中。”

2017年9月一个周末,我与同事到县城几十里外的黄铺镇大堰钓野鱼。那天鱼口很好,不到两个小时就钓了近3斤鱼。上午10时左右,兴高采烈钓到一条约100克重的黄辣丁,我拎线从鱼扁嘴里取钩,大概是弄痛了它,它猛地一抖,瞬间将我的食指锥了一下。当时不以为然,过一会儿揪心般疼痛起来。我连忙用随身携带的风油精试图消毒,但还是火辣辣的痛。回到家洗手后看到伤口极小,也就没理睬。不料数日后,食指里面跳着痛,于是便轮流涂抹中美史克百多邦和鱼肝脂药膏,并用创可贴包着。又过了几日,伤口好像不那么疼痛了,但伤口里却已灌脓了。无可奈何,只得去医院请医生将伤口切开放脓,再吃点消炎药才基本上痊愈了。

我患有高血压几十年,2007年开始肌酐、尿素氮异常,经诊断系高血压引起的肾损害。2017年9月,肌酐由10年前的179微摩尔/升上升到300多,10月不降又反升了100多。安徽医大第一附院肾内科主任听我叙述后推断说,可能与你的手指被感染有关。小伤口发炎、化脓,在正常人看来小事一桩,可对于肾功能异常,尤其是肾功能损害较严重的患者,体内遇到突发应激等“不测”,就会造成精神紧张、肌酐上升等。美食难得,平安更难得。

养 育

附和着说:“是啊,造出这样的房子该多好啊。”

还有一次,孙子画了一幅天上有三个太阳和一个月亮的画。我听后百思不解:“天上怎么有这些太阳和月亮呢?”他说:“长

胡子的太阳是爷爷,没有胡子的太阳是爸爸,小太阳是我。月亮是妈妈。爷爷老了,有爸爸,爸爸老了还有我。我老了,爸爸和妈妈还会生出一个太阳宝宝。地球上永远有太阳,永远有阳光。”这使我想起送他上幼儿园时,迎着朝霞,他突然提出的那个问题:

“爷爷,太阳是不是一个长寿老人啊,永远不会死去吧?”

“太阳同世界万物都是有生命的,只不过他生命很长很长,但是总有一天会死的。”

“那太阳不能生宝宝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一会他调皮地、高八度地说:“爷爷,太阳爸爸能和月亮妈妈生无数个太阳宝宝。”

“恐怕不能。”

孙子失望地垂下了头,突然又问:“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黑的吗?”